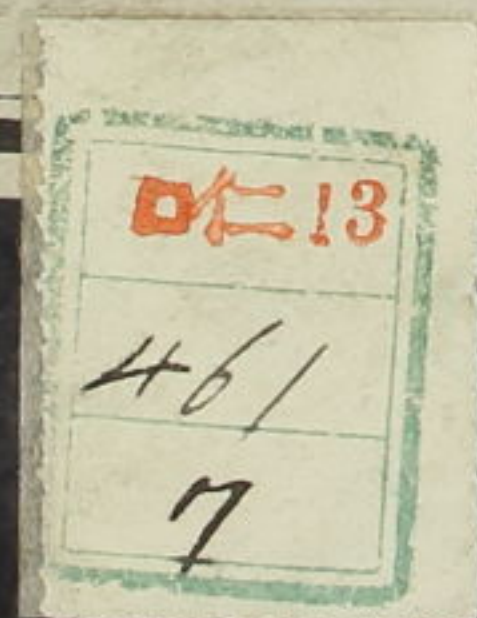




校正

韓非子解詁全書

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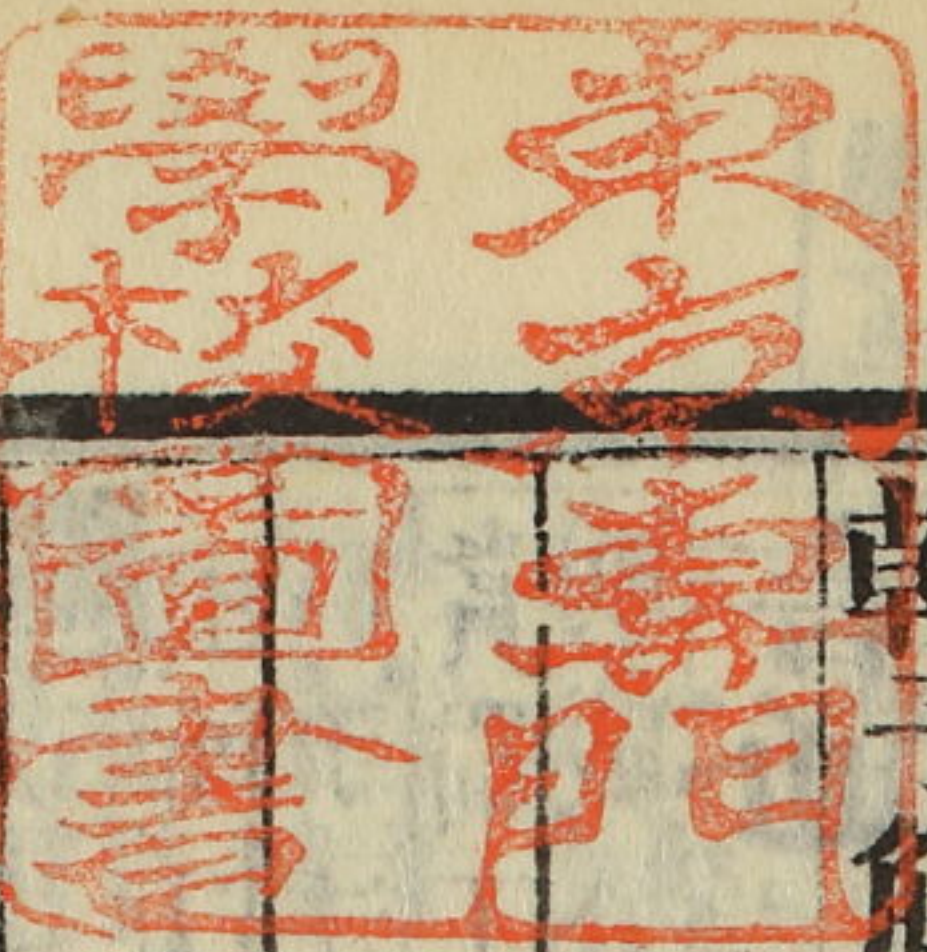
韓非子解詁全書

共十



韓子解詁卷之十二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巾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上旧刊有窮三十四字

某坤曰先制其目而著其解謂之連珠則連珠已兆于韓非矣而瓊山謂其體始于揚雄非也方以智通雅亦云批本此物連類曲折盡變韓子之筆真如游龍

君所以治臣者有三一勢不足以化則除之師曠之對晏子之說皆合當作舍勢之易也讀勢賞罰也言皆能合持勢之而道則為易微而行之則為難也而

道行之難道由也此言乘二柄之勢而御其臣庶則甚難是與易制也今及捨之而用難行爭民之術也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二

13
461
7

獸逐走也。讀言與獸齊驅角其足也言微未始除患患之可

除在子夏之說春秋也善持勢者蚤絕其蒺藜故季孫讓仲

尼以遇勢。遇耦通並也與而况錯之於君乎是以太公望殺

狂而臧獲不乘驢嗣公知之故而讀而當駕鹿薛公知之

故與一樂博。張榜曰樂此皆知同異之反也故明主之牧臣

也說在畜鳥。批本鳥

人主者利害之輶轂也。山璠云當作招穀增互讀為招鶴

也所以招射者也射者衆者射利故人主共矣而人主惑矣辭

賞罰下其是以好惡見則下有因。因其好惡而人主惑矣辭

言通。言漏則臣難言。人主以忠臣之言漏之左右能而主不

易下恐
脫字

神矣。下得測說在申子之言六慎與唐易之言也患在國

羊之請變與宣王之太息也明之以靖郭氏之獻一珥也與

犀首甘茂之道亢聞也。奸計持兩端道由也堂谿公知

術故問王厄昭侯能術故以同聽獨寢。言聽申子而明主之

道在申子之勸獨斷也。

術之不行有故不殺其狗則酒酸夫國亦有狗且左右皆

社鼠也人主無堯之再誅與莊王之應太子而皆有薄媼之

決蔡姬也。言與智者謀之而知貴不能以教歌之法先授之

也。以用吳起之出愛妻文公之斬顓頊皆達其情者也。批連作

違同故能使人彈疽者必其忍痛者也。言其病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二

言貴寵
者有言
金當先
試之

右經

批本無右經及傳一四字

傳

原注凡五事

賞之豐之不勸罰之毀之不畏四者如焉不變

則

其字

除之

太公誅華仕

齊景公之晉從平公飲師曠侍坐始坐

舊刊無始坐二字

景公問政

於師曠曰太師將奚以教寡人

增太師晉之聞人故問山師云荀子太師掌脩憲令

曠曰君必惠民而已

大矣字

中坐酒酣將出又復問政於師

曠曰大師奚以教寡人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出之舍師

曠送之又問政於師曠師曠曰君必惠民而已矣景公歸思

未醒而得師曠之所謂公子尾公子夏者景公之二弟也甚

得齊民家富貴而民說之擬於公室此危吾位者也今謂我

惠民者使我與一弟爭民耶於是及國發廩粟以賦衆貧

配散府餘財以賜孤寡倉無陳粟陳倉米也漢志大府無餘

財官婦不御者出嫁之七十受祿米齊德施惠於民也不用

不一作已與一弟爭民居二年二弟出之公了夏逃楚公子

尾走晉

左傳公子尾公子高之子公孫薑公子推公子欒之子公孫龜二人皆出惠公故晏子曰二惠競爽

猶可也

景公與晏子遊於山海

見上

登栢寢之臺

增封禪書服虔云地名有臺臣瓚云

晏子書

而還

封禪書注止義

望其國曰美哉決々乎

正義無

三堂々乎後世將孰有此

正義作孰將

晏子對曰其田成氏乎

無成字增按下

景公曰寡人有此國也而曰田成氏有之何

七成字宜削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三

已以通

按括地志
海在青州
乘船東行

還望同
觀也

行賜也
語之字
者地

也晏子對曰夫田成氏甚得齊民其於民也上之請爵祿行
諸大臣下之私大斗斛區釜以出貨左傳晏子春秋小斗
斛區釜以收之增左傳齊田四量區四豆十六斗金四區六
區為金八斗取二制殺一牛取一豆肉餘以食一終歲布帛
言僅供冬夏之用耳取一制焉僅取二制餘以衣士故市木之價不加貴於山澤
之魚鹽龜鼈贏蚌舊刊作蚌一作蚌吳語其民必移就蒲贏
亦作蚌蚌步項切亦不加貴於海舊刊無君重斂而田成氏
厚施齊嘗大饑道旁餓死者不可勝數也父子相牽而趨田
成氏者不聞不生言皆故周秦之民相與歌之曰謳乎其已
乎苞乎增苞乎古字通用管子衆有遺苞者其其往歸田成
戰不勝注戰士飢則力屈故戰不勝

正義給不
足作事節

氏乎增此言謳歌田氏之德乎其止乎猶畏公室也而公室
不恤歲荒我為餓殍乎則往田氏而求活耳史作姬乎
采已歸乎田成子詩曰雖無德與氏式歌且舞式用今田成
正義無成字下同氏之德而民舊刊有歌舞民德歸之矣言齊人皆以故曰其
田成氏乎公法然出涕曰不亦悲乎寡人有國而田成
氏有之今為之奈何晏子對曰君何患焉若君欲奪之則近
賢而正義無遠不肖治其煩亂正義緩其刑罰振也賑刊振
救貧窮而恤孤寡正義無行恩惠而給不足民將歸君則正義
無上雖有十田成氏其如君何或曰舊刊別搜不景公不知
用勢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夫獵者託車輿之安用六馬之
足使王良佐繕則身不勞而易及輕獸矣今釋車輿之利捐

六馬之足與王良之御而下走逐獸則雖樓李之足注過秦論
緩名無時及獸矣託良馬固車則臧獲有餘國者君之車也勢
 者君之馬也夫不處勢以禁勢君位以用誅擅愛之臣而必
 德厚以與天下齊行以爭名神駒作民是是皆不來君之車
 不因舊刊誤馬之利舍車而下走者也故曰景公不知用勢
 之主也而師曠晏子不知除患之臣也孫曠曰善持勢者在
心矣焉能持勢此論不當子夏曰別提春秋之臣弑君子弑父者以十數
 矣皆非一日之積也有漸而至矣凡菑者行久而成積積成
 而力多力多而能殺故明主蚤絕之今田常之為亂有漸見
 矣而君不誅晏子不使其君禁侵陵之臣而使其主行惠故

簡公受其禍故子夏曰善持勢者蚤絕菑之萌增此語見說
周策春秋臣殺君者以百數皆見譽者也管子春秋之記臣
有弑其君者有弑其父者矣注春秋即周公之九例而諸侯
之國史也又文言傳臣弑其君者注春秋即周公之九例而諸侯
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辭之不早辯也按春秋非一朝一夕之故
 李孫相魯子路為郕令何魯邑杜預云在東平無鹽縣東南
令魯以五月起衆為長溝當此之為役子路以其私秩粟
曰扶始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要迎也禮注而餐之
孔子聞之使子貢往後誤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
 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袂而人請曰夫子疾由之為
 仁義乎所學於夫子者仁義也仁義者與天下共其所有而
 同其利者也今以由之秩粟而餐民舊刊作食不可何也

子曰山之呼也吾以女知之言吾姑謂女已知此禮也女徒未及也女故
外是之不知禮也女之餐之為愛之也夫禮天子愛天下諸
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
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不亦誣乎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
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言役民也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
奪肥之民耶肥李康子名孔子駕而去魯以孔子之賢而季孫非
魯君也以人臣之資假人主之術登禁於未形而子路不得
行其私惠而害不得生況人主乎以景公之勢而禁田常之
侵也則必無劫弑之患矣刺不不禁微也
太公望東封於齊齊東海上有居士曰狂說山訓華士子荀

法作昆弟一人者立議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
而事力太公望至於營丘使吏執荀子注殺之以為首誅周
公且從魯聞之發急傳而問之曰夫二子賢者也今日饗國
饗享通受也而殺賢者荀子注何也太公望曰是昆弟二人立議
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飲之吾無求
於人也無上之名無君之祿不事仕而事力彼小臣天子者
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諸侯者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
之掘井而飲之無求於人者是望不得以賞罰勸禁也且無
上據上文之名雖知不為望用不仰君祿雖賢不為望功不仕

則不治不任則不忠

以上三十字荀子觀之

且先王之所以使其臣民

者非爵祿則刑罰也今四者不足以使之則望當誰為君乎

無可使之民也不服兵革而顯不親耕耨而名又非所以教於國也

今有馬於此如驥之狀者天下之至良也然而驅之不前卻

之不止左之不左右之不右則臧獲雖賤不託其足臧獲之

所願託其足於驥者以驥之可以追利辟害也今不為人用

臧獲雖賤不託其足焉已自謂以為世之賢士

謂以為三子連用奇

不為主用行極賢而不用於君此非明主之所臣也亦驥之

不可左右矣

以上百三十六字荀子注引劉之

是以誅之

荀注一作也

一曰太公望

東封於齊海上有賢者狂裔太公望聞之往請焉三卻馬於

門而狂裔不報見也太公望誅之當是時也周公且在魯馳

往止之以至已誅之矣周公且曰狂裔天下賢者也夫子何

為誅之太公望曰狂裔也

也當議

不臣天子不友諸侯吾恐

其亂法易教也故以為首誅今有馬於此形容似驥也然驅

之不往引之不前雖臧獲不託足

舊刊以旋其軫也

以旋其軫也

晉語注云還軫

猶面車也揚慎曰太公望此事特設言以點游民耳

如耳說衛嗣公衛嗣公說而太息左右曰公何為不相也公

曰夫馬似鹿者而題之千金

增南都賦注引云馬如鹿者千金山陰云題品題也然而

有白金之馬而無一金之鹿者馬為人用而鹿不為人用也

喻得今如耳萬乘之相也外有大國之意其心不在衛雖辯

智亦不為寡人用吾是以不相也

薛公之相魏昭侯也左右有樂子者曰一乳生兩子曰陽胡

潘其兄弟名下文可証於王甚重倒語甚重而不為薛公薛公

患之於是乃召與之博予之人百金令之昆弟博俄又益之

人二百金乃博有間謁者言客張李之子在門公怫然怒撫

兵而投謁者曰殺之吾聞李子不為文也立有間時李羽在

側曰不然竊聞李為公甚顧其人陰未聞耳薛公殊未聞知

不為文也故欲殺之今誠為文也豈忘李哉告廩獻十石之

粟告府獻五百金告騶私廩注文獻良馬固車二乘因令奄

將官人之美妾二十人并遺李也樂子因相謂曰為公者必

利不為公者必害吾曹何愛不為公因斯私利競勸而遂為

之薛公以人臣之勢假人主之術也而害不得生況錯之人

主乎四句夫馴鳥一作斷其下領焉斷其下領則必恃人而

食焉得不馴乎制在夫明主畜臣亦然今臣不得不利君之

祿舊利今不得無服上之名夫利君之祿服上之名焉得不

服

傳凡七申子曰上明見人備之其不明見人惑之民知君

則榮其知見知音人飾之不知見人匿之言不呈其無欲見

人伺之其有欲見人餌之故曰吾無從知之吾謂惟無為民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三

八

不能測知者可以規之也規窺通言察民情一曰申子曰慎而

言也而女通汝人且知也將因其言以知我也人慎而行也人

且隨女而有知見也人且匿女而無知見也人且意女意臆

女有知也人且藏女讀藏藏同正與行字對女若不女無知

也人且行女或曰行故曰惟無為可以規之

田子方問唐易鞫曰弋者何慎對曰鳥以數百目視子子以

二目御之子謹周子稟增字云倉有屋曰稟蓋弋者所隱處

在稟注稟所以盛米粟禽鳥或多集焉故於此也亦為倉

廩誤矣山云射雉賦塲塲柱駢又云飛鳴薄稟徐爰曰射者

聞有雉聲便除地為塲柱駢於草駢上加木枝衣之以草廩

駢中盛飲食處今俗呼駢名曰倉也原注稟危懼也與稟同

誤田子方曰善子加之弋我加之國鄭長者漢藝文志道家

者流有鄭長者

一補注六國時先韓子韓子稱之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稟

顏師古云別錄曰鄭人不知姓名聞之曰田子方知欲為稟

而未得所以為稟夫虛無無見者稟也一曰齊宣王問弋於

唐易子曰弋者奚貴唐易子曰在於謹稟王曰何謂謹稟對

曰鳥以數十目視人人以二目視鳥奈何不謹稟也故曰在

於謹稟也王曰然則為天下治也何以為此稟舊刊為今人

主以二目視一國一國以萬目視人主將何以不舊刊脫自

為稟乎聞之舊刊作鄭長者有言曰夫虛靜無為而無見也

其可以為此稟乎古今人表唐

國羊重於鄭君聞君之惡已也侍飲因先謂君曰臣適不幸

而有過願君幸而告之臣請變更則臣免死罪矣善先

藝文志注
師古曰
子三子之
子三子之

客有說韓宣王宣王說而太息美左右引王之說之引聽之誤聽通

以旧刊以作日先告客以為德德十四字句

靖郭君之相齊也王后死未知所置也乃獻玉珥以知之一

曰薛公相齊道應訓注薛公田嬰也齊威王夫人死中有十孺子齊策

皆貴於王貴言薛公欲知王所欲立而請

置一人以為夫人王聽之則是說行於王而重於置夫人也

王不聽是說不行而輕於置夫人也楚策是說作是智困而交絕立后也欲先

知王之所欲置以勸王置之於是為王玉珥齊策注珥瑱也所以充耳而

美其一楚策作令而獻之王以賦十孺子明日坐視美珥之

所在楚策無坐字道應訓坐視作因問而勸王以為夫人楚策為昭公事

曰茂相秦惠王秦策為武王時惠王愛公孫衍與之間有所言謂屏

曰寡人將相子秦策將甘茂之吏道亢聞之道作

通以告甘茂甘茂入見王曰王得賢相臣敢再拜賀王曰寡

人託國於子安更得賢相對曰將相犀首王曰子安聞之對

曰犀首告臣王怒犀首之池策池下乃逐之策注逐也一日犀

首天下之善將也梁王之臣也讀業已為梁王之臣也秦王欲得之與

治天下犀首曰衍人臣也旧刊作衍其不敢離主之國居期

年犀首抵罪於梁王逃而入秦秦王甚善之穰里疾秦之將

也恐犀首之代之將也鑿亮於王之所常隱語者讀言王平日密議事

鑿亮道也俄而王果與犀首計曰吾欲攻韓奚如犀首曰秋

先為說
以問犀首

可矣王曰吾欲以國累子子必勿泄也犀首及走再拜曰受
命於是樗里疾已道充聽之矣即中皆曰兵秋起攻韓犀首
為將於是日也即中盡知之於是日也恐月境內盡知之王
召樗里疾曰是何匆匆也擾亂之見荀子注匆匆喧嘩之色
何道出樗里疾曰似犀首也王曰吾無與犀首言也其犀首
何哉讀言汝之以為犀首者以何故也樗里疾曰犀首也羈旅新抵罪其心
孤是言自嫁於衆嫁於衆言欲以王曰然使人召犀首已逃
入諸侯矣增葉注引云秦王欲將犀首樗里疾恐代之將也
知之蓋樗里疾
道充聽之矣

堂谿公增希姓錄堂谿氏太伯之後堂谿谷名在汝南西平
圓謂此良有一吳夫禦王奔楚楚封之於堂谿見左

傳堂谿公薦公儀伯於周宣王見列子謂昭侯曰今有千金之玉卮通而無當

增三都賦序玉卮無當雖寶非用注卮紙移切一名觥酒也當去声底也楊外集韓子玉卮無當廣韻當底也徐鉉云今俗猶有匡當之言可以盛水乎昭侯曰不可有瓦器而不漏可以

盛酒乎昭侯曰可對曰夫瓦器至賤也不漏可以盛酒雖有旧刊有千金之玉卮至貴而無當漏不可盛水旧刊盛則人

孰注漿哉今為人生旧刊人生而漏其羣臣之語是猶無當

之玉卮也雖有聖智莫盡其術為其漏也昭侯曰然昭侯聞

堂谿公之言自此之後欲發天下之大事未嘗不獨寢恐夢

言也而使人知其謀也文選注引曰堂谿公見昭侯曰

昭上有曰今有白玉之卮而文選注無而無當有瓦卮而有

信主之
美稱

當君渴將何以飲文選注作君曰以文選注瓦卮堂谿公曰
白玉之卮美而君不以飲者以其無當耶君曰然堂谿公曰
爲人主而漏泄其羣臣之語譬猶玉卮之無當堂谿公每見
而出昭侯必獨卧惟恐夢言泄於妻妾申子曰獨視者謂明
獨聽者謂聰能獨斷者故可以爲天下主增申子合別
傳三凡七宋人有酤酒者升概甚平遇客甚謹爲酒甚美增
璩與滿寵書注甚美作甚甚誤縣幟甚高著縣懸同揚升庵外集韓子縣幟
甚美作甚甚誤酒家望子俚甚可笑選注無著字然有文選注不售酒酸
怪其故問其所知選注有長者楊倩八字倩曰選注無汝狗
猛耶選注無曰狗猛則酒選注行何故而不售曰人畏焉或

陳本評林
並作迎

增

令孺子懷錢挈壺甕而升卮而選注無狗逐選注迎而齟之
此酒所以酸而不售也選注無夫國亦有狗選注作有道之
上懷其術而欲以明萬乘之主選注明作輔韓人臣爲猛狗
迎而齟之舊刊而此人士所以蔽脇而有道之士所以不用
也故桓公問管仲曰治國最奚患對曰最患社鼠矣公曰何
患社鼠哉對曰君亦見夫爲社者乎樹木而塗之鼠穿其間
掘穴託其中燠之則恐焚木灌之則恐塗墮此社鼠之所以
不得也今人君之左右出則爲勢重而收利於民入則比周
而蔽惡於君內間主之情以告外外內爲重諸臣百吏以爲
富當作吏不誅則亂法誅之則君不安據而有之說死據上
有復字有

恐此亦國之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而不為已者必害。事見上文此亦猛狗也。夫大臣為猛狗而斷有道之士矣。左右又為社鼠而間主之情矣。人主不覺如此，主焉得無壅國焉得無亡乎？一曰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其酒常美，或使僕往酤莊氏之酒，其狗斃人，使者不敢往，乃酤他家之酒。問曰：何謂？作利不酤莊氏之酒。對曰：今日莊氏之酒酸，故曰不殺其狗則酒酸。一曰桓公問管仲曰：治國何患？對曰：最苦社鼠。夫社，脫樹字木而塗之，鼠因自託也。燠之則木焚，灌之則塗墮。上文墮作也此所以苦於社鼠也。今人君左右出則為勢重，以收利於民；入則比周，謾侮蔽惡，以欺於君，不誅

則亂法誅之，則人主危懼而有之。此亦社鼠也。故人臣執柄而擅禁，明為已者必利，不為已者必害。亦猛狗也。故左右為社鼠，用事者為猛狗，則術不行矣。增又見晏子問上韓詩外傳卷七宋之酤酒者有莊氏者

語初魯之敗有沈猶氏者

堯欲傳天下於舜，鯀諫曰：不祥哉！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舉兵而誅殺鯀於羽山之郊。其工又諫曰：孰以天下而傳之於匹夫乎？堯不聽。又舉兵而誅其工於幽州之都。於是天下莫敢言無傳天下於舜。讀言懼莫止之也事見呂子行論楊慎曰此戰國之言仲尼聞之曰：堯之知舜之賢，非其難者也。夫至乎誅諫者，必傳之舜，乃其難也。一曰：不以其所疑，四敗其所察，則難

謝林孝司
 謝侯官
 門也取古
 茅屋之義

下文茅作苑。

延理斬其軀戮其御於是太子入朝馬蹄踐雷延理

我廷理王曰法者所以敬宗廟尊社稷故能立法從令尊敬

是臣乘君也。ヒテヲ乘陵

而下尚校也

讀尚上司下與上相拔也增管子不敬宗廟則民乃子上校朱長

稷不守吾將何以遺子孫於是太子乃還走避金露宿一日

北面再拜請死罪。
曰：「楚王急召太子，楚國之法，車不得至。」

於茆門天雨廷中有潦太子遂驅車至於茆門廷理曰車不

得至茆門非法也太子曰王召急不得須無潦不憾可退待雨遂

驅之廷理舉父而擊其馬敗其駕太子人爲王泣曰廷中多

潦驅車至郭門。廷理曰：「非法也。」舉戈擊臣馬，敗臣。駕王必誅。

之主曰前有老主而不踰後有儲主而不屬

之按言儲主宜屬後事不咎其非法人之常情也然今為是君守法雖太子不避也是不附託後主也○踰屬古音叶是

真吾守法之臣也。乃益爵一級而開後門出太子。勿復過。

至公作不
豫義同

衛嗣君謂薄疑曰子小寡人之國以爲不足仕則寡人力能

仕子請進爵以子爲上卿乃進田萬頃薄子曰疑之母親疑

趙用啓昌
先以母子
連及君之
右
言與疑
謀之而與
愚者斷之

以疑爲能相萬乘所不究也究輕也記論然疑家巫有蔡姬
者疑其甚愛信之屬之家事焉疑智足以信言家事增行疑
母盡以聽疑也然已與疑言者亦必復決之於蔡姬也故論
疑之智能以疑爲能相萬乘而不究也論其親則子母之間
也然猶不免議之於蔡姬也今疑之於人主也非子母之親
也而人主皆有蔡姬人主之蔡姬必其重人也重人者能行
私者也夫行私者繩之外也繩亦法也而疑之所言法之內也繩
之外與法之內讐也不相受也一日衛君之晉謂薄疑曰吾
欲與子皆行皆偕通孟子予及女皆亡朱本作偕薄疑曰媼也在中家也請歸與
媼高紀注韋昭云媼婦人長女之稱趙策注老女稱計之衛君自請薄媼薄媼曰疑

君之臣也君有意從之甚善衛君曰吾以請之媼以媼計
我矣薄疑歸言之媼也曰衛君之愛疑奚與媼奚與猶媼曰
不如吾愛子也衛君之賢疑奚與媼也曰不如吾賢子也媼
與疑計家事已決矣乃更請更字決之於上者蔡姬今衛
君從疑而行雖與疑決計必與他蔡姬敗之如是則疑不得
長長也矣一作夫教歌者使先呼而誦之誦盡也史平準書誦舉其色
反清微者乃教之一曰教歌者先揆以法疾呼中宮徐呼中
微疾不中宮徐不中微不可謂教通
吳起衛左氏中人也使其妻織組而幅狹於度吳子使更之
其妻曰諾及成復度之果不中度吳子大怒其妻對曰吾始

王維積曰
言欲得民
之法必行

經之而不可更也讀言組之濶狹在經之多少也更改也吳子出之其妻請其

兄而索人其兄曰吳子為法者也其為法也且欲以與萬乘

致功與猶為也必先踐之妻踐行也然後行之子母幾幾期通必也原注望

索人矣其妻之弟又重於衛君乃因以衛君之重請吳子

吳子不聽遂去衛而入荆也一日吳起示其妻以組曰子為

我織組令之如是組已就而效之其組異善起曰使子為組

令之如是而今異善何也其妻曰用財也言料也若一也加發善

之吳起曰非語也讀言非吾所命也使之衣歸其父往請之吳起曰

起家無虛言必罰為言

晉文公問於狐偃曰寡人甘肥周於堂讀遍噉於堂上客也庖酒豆肉

有肉必
食之
今主不
久在組
而戰也

集於宮讀噉於宮中妻妾者僅庖酒豆肉也壺酒不清言不久停也生肉不布言不開

也殺一牛遍於國中一歲之功功也盡以衣士卒其足以

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弛關市之征而緩刑罰其足

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文公曰吾民之有喪資者讀有喪資者不資之

家其資足以舉喪者按喪失也資貨也謂逢盜者寡人親使即中視事有罪者赦之

貧窮不足者與之其足以戰民乎狐子曰不足此皆所以

慎產也讀慎順通言不遺生產之道也而戰之者殺之也民之從公也為慎

產公因而迎殺之失所以為從公矣曰然則何如足以戰民

乎狐子曰令無得不戰公曰無得不戰奈何狐子曰信

賞必罰其足以戰公曰刑罰之極安至對曰不辟親貴法行

前說為可
應事體
讀後事

應事體
讀後事

所愛文公曰善明日令田於圃陸期以日中為期重用期字

三後期者行軍法焉於是公有所愛者曰顛頤後期吏請其

罪文公隕涕而憂吏曰請用事焉遂斬顛頤之脊以狗

百姓以明法之信也按與左傳不同而後百姓皆懼曰君於顛頤之

貴重如彼甚也而君猶行法焉況於我則何有矣何有言文

公見民之可戰也於是遂興兵伐原僖九年晉侯圍克之

伐衛東其畝謂使衛不敢逆命也左傳使齊之封內盡東其

取五鹿地衛增僖九年晉侯次于陽樊服勝號無伐曹

南圍鄭及之陣及覆也覆鄭城陣而取之也罷宋圍還與

荆人戰城濮大敗荆人返為踐土舊刊之盟遂城衡雍之義

讀遂城衡雍之義逞城衡雍之威增城當作成左傳甲午至

衡雍作王宮于踐上君子尊天子於衡雍注晉侯率諸侯朝

踐土今之河陽舉而八有功所以然者無他故異物增

子古者聖人之所以濟事成功從狐偃之謀假顛頤之脊也

夫瘞疽之痛也非刺骨髓則煩心不可支也讀言其痛深刺

不可也非如是不能使人以半寸砥石彈之增針砥深刺然後

以砥石作砭故云耶扁鵲傳厲鍼砥今人主之於治亦然非

不知有苦則安良藥苦於口欲治其國非如是信似刺骨髓

不能聽聖知而誅亂臣亂臣者必重人重人者必人主所甚

親愛也人主所甚親愛也者是同堅白也讀言愛如金石也

堅白之辯思亦若是耳增重人於君親密閉固不可離間猶

堅白之論不可分解也公孫龍堅白論曰堅白石二可乎曰

不可二可乎曰可謂目見石但見白不見其堅則謂之堅石是堅白終不可合為一也觀此言則如何可分堅與白為二喻取夫以布衣之資欲以離人主之堅白所愛是猶以解左

髀說右髀者增解如左解之解標是身必死而說不行者也

人主之於重人猶左右髀也今說右髀曰必解左髀去患右髀必不聽

舊刊有右傳二字

金澤 林寬季容書

韓子解詁卷之十三終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

加賀國臣 津田鳳卿邦儀甫述

門人越中 山内鈍君齡甫錄

外儲說右下舊刊有第

織珠碎錦層見雜出不置

一賞罰其則禁令不行舊注今臣操何以明之據明之

以造父於期原旧注既善馭馬又能制御子罕為出羃

原旧注罕行罰一國畏之類田恒為圃池原旧注擅行賞人

德之此也故宋君簡公弑患在王良造父之共車田連成竅

之共琴也

原注王造謂有能御車使共操轡則曲不成君臣

共賞以罰

治彊生於法弱亂生於阿

原注法曲則亂讀君明於此

則正賞罰而非不仁也爵祿生於功

原注功則爵生誅罰生於罪

原注注罪臣明於此則盡厥力而非忠君也君通於不仁臣

通於不忠則可以王矣昭襄知主情

原注注責也百姓但當仰君

而不發五苑

原注注應侯欲發苑果

而禱者責之以二甲

原注注昭王以爲無

功受賞因田賈知臣情

原注注當立功蓋因

故教田章

原注注賈

三明主者鑒於外也而外事不得不成

原注注外事

外士古通外國使也言外國之使不獲於此邦當路者則所以伐之爲使之事不成陳深曰警飭曾不得不得貴人之意

也孤憤當塗之人担事要則內外爲之用矣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敵國爲之訟學士不因則養祿薄禮卑故學士

故蘇代非齊王

原注注以人令燕王專任子

人主鑒於上也

原注注鑒於上

卿曰上當而居者不適不顯能得富顯也居者貴人則不適適莫之適言居國之人不顯達也

故潘壽言禹情

原注注欲媚子之

而况借於權乎

原注注方吾知人皆知已不典作與同服者共

兵章知之故說以佯而况借於誠乎趙王惡虎目而隄

原注注趙王惡虎目而隄

如周行人之卻衛侯也

原注注衛君名辟疆行人以辟疆天

掩蔽

新刊韓非子解詁 卷之十四

後磯錯既不得前卻遂旁而佚造父見之泣猶賞罰失必致敗也

右經

傳 原注一事而造父古今人表衛父子師御四馬馳驟周

旋而恣欲於馬 原注馬必隨之也 **恣欲於馬者** 擅轡策之制也

制者非轡策之嚴不足也威分於出羖也 原注以轡策專然馬驚作也

子於期 增於期於問字猶孟施舍也揚升庵外集韓子曰王

良為郵注無恤未知孰是然韓非子去王良字也左傳杜預注以王

晉語韋注郵無正晉大夫然郵良又云伯樂王良字或得真圓曰

注參驗左氏及國語孟子郵無恤郵良劉無正總一人也

子春秋高注孫明王良也又云王良晉大夫孫無正郵良也

恤子良也名孫無正為趙簡子御而託精於天駟星天文

有王良星合而考之郵劉孫王皆姓也明無恤無正皆名也

博勞伯樂子良子期皆字也一人而多姓名字未見其比并

記于此再案喻老作王子期七發及精白馬賦注引此並無

於字據此今本或衍於字鳳卿按呂子分職夫馬者伯樂相

之造父御之高注伯樂善相馬秦繆公也造父羸姓飛廉

之善御周穆王臣也古今人表並舉郵亡郵王良為二人

孰是為駟駕副馬也轡策不用而擇欲於馬擅駕水之利也

然馬過圃池而駟馬敗者非駕水之利不足也德分於圃池

也故王良造父天下之善御者也然而使王良操左革 增革

字誤俗寫脫也聖主得賢臣頌王良執轡韓良而叱咤之

附輿注音霸謂轡也革當作勒山儀馬則執勒而叱咤之

謂出項羽紀使造父操右革而鞭答之馬不能行十里共故

也田連成竅天下善鼓琴者也然而田連鼓上成竅 下當

作操拘持也而不能成曲亦其故也夫以王良造父之巧共

言操於下也

近評作
無其字

轡而御不能使馬人主安能與其臣共權以為治山云恐以
田連成竅之巧共琴而不能成曲人主又安能與其其字無
臣共勢以成功乎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駕渴馬服成原注
渴日服著効駕圃中効駕者謂服馬既渴馬見圃池去車
走池駕敗王子於期為趙簡主取道爭千里之表其始發也
晁伏溝中王子於期齊轡矣而進之晁突出於溝中馬驚駕
敗緒白馬賦簡主作簡子下有御字駕敗
作敗駕七發注表作發山云表猶外也
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賜與淮南子民之所喜也君自行
之殺戮誅罰民之所惡也臣請當之當句宋君曰諾於是出
威令誅大臣君曰問子罕也於是大臣畏之細民歸之颺期

通

不為渴
不為飲池

牟子罕殺宋君而棄政故子罕為出晁以棄其君國原注
服國是田出廷評下條連上人不
是田威懼焉另提田恒不押成
簡公在上位罰重而誅嚴厚賦歛而殺戮民田成恒設慈愛
明寬厚簡公以齊民為渴馬不以恩加民而田成恒以仁厚
為圃池也原注以仁濟一曰造父為齊王駟駕以渴服馬
百日而服成服成請効駕齊王王曰効駕於圃中造父驅車
入圃馬見圃池而走造父不能禁造父以渴服馬久矣今馬
見池驛而走字書驛音輸馬突也雖造父不能治今簡公
之法禁其衆久矣猶造父以而田成恒利之是田成恒傾圃
池而示渴民也一曰王子於期為宋君為千里之逐已駕察

手吻文文當作之下思脫和字今按蓋駿馬名主術訓聖王
之乎之乎且發矣驅而前之輪中繩引而卻之馬掩跡跡也
而發之羣逸出於竇中馬退而卻策不能進前也進字無馬
驛而志轡不能止也作正曰司城子罕謂宋君曰慶賞
賜予者民之所好也君自行之誅罰殺戮者民之所惡也臣
請當之於是戮細民而誅大臣君曰與子罕議之居期年民
知殺生之命制於子罕也故一國焜焉故子罕劫宋君而奪
其政法不能禁也故曰子罕為出羣而田成恒作常為國池
也今令王良造父共車人操一邊轡而入門間駕必敗而道
不至也令田連成寢共琴人撫一絃而揮則音必敗曲不遂

矣

傳二

原注凡四事

秦昭王有病百姓里買牛而家為王禱里每里

家公係述出見之入賀王曰百姓乃皆里買牛為王禱王使

人問之果有之王曰嘗之人二甲原注此嘗毀也夫非令而擅

禱者舊刊無是愛寡人也夫愛寡人寡人亦且改法而心與

之相循者循徇同者是法不立法不立亂亡之道也不如人

罰二甲而復與為治李士表曰買牛為王禱昭王何以得此

殺牛塞禱塞當作賽報祭曰賽正字通或曰韓愈賽神詩一

作賽不知漢書本作賽俗本因音近謗作塞

從賽為正韻會通作塞泥本作賽篆作賽

行出而見之曰非社臘之時也焦竑曰臘日祭社以粢自殺

牛而祠社怪而問之百姓曰人主病為之禱今病愈殺牛塞

禱閻過公孫衍說見王說字句一日當拜賀曰過堯舜矣焦竑

言其得民心王驚曰何謂也對曰堯舜其民未至為之禱也

今王病而民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故臣竊以王為過堯舜

也王因使人問之何里為之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屯亦

山云訾罰之誤屯當作出齊語輕過而移諸甲兵注言輕其

過使以甲兵贖罪汜論訓齊桓公將欲征伐甲兵不足今有

重罪者出二甲一戰焦竑曰一閻過公孫衍媿不敢言居數

月王飲酒酣樂閻過公孫衍謂王曰前時臣竊以王為過堯

舜非直敢說也堯舜病且其民未至為之禱也今王病而民

以牛禱病愈殺牛塞禱管子齊公踐位令釁社塞禱又云塞

塞之今乃訾其里正與伍老屯二甲臣竊怪之王曰子何故

不知於此彼民之所以為我川者非以吾愛之為我用者也

言為吾愛以吾勢之為我用者也焦竑曰言非以吾之有恩

民非然也吾釋勢與民相牧若是收視之牧猶吾適不愛而民因

不為我用也故遂絕愛道也讀言遂斷絕吾與民

秦大饑應侯請曰五苑之草著原旧注謂草木著地而生也

載也預注有根著蔬菜橡果爾果足以活民請發之昭襄王

曰吾秦法使民有功而受賞有罪而受誅今發五苑之蔬果

者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也夫使民有功與無功俱賞者此

莊子

亂之道也夫發五苑而亂不如棄蕢蔬而治王荆石曰此秦

國之敗亡也政治民必取其一日今發五苑之蕢蔬蕢足以活民是用民使民

云用當作明有有功與無功爭取也夫生而亂不如死而治大夫其

釋之讀舍置勿復言也

田鮪教其子田章齊人見曰欲利而身通而爾先利而君欲富

而家先富而國一曰田鮪教其子田章曰主賣官爵臣賣智

力讀難一臣盡力以與君市君重爵祿以與臣市史聯岳曰以賣為上下之交必不幾矣故自恃無恃

人求自盡於己並作公儀休而不恃於人

公孫儀相魯而嗜魚經文作公儀下文亦云公儀子則此耳

應訓循史傳皆云名一國盡爭買魚而獻之公儀子不受其

弟諫曰夫子嗜魚而不受者何也對曰夫唯嗜魚故不受也

夫既舊刊受魚必有下人之色有下人之色將枉於法枉於

法則免於相免免相則雖嗜魚此不必能致我魚我又不能自

給魚舊刊給字史記亦無即無受魚而不免於相雖嗜魚道應訓

不能自給與母受與而不免於相則能長自給我能長自給

免莊仲虛曰三復斯此明夫恃人不如自恃也明於人之為

已者不如已之自為也

傳三原注凡子之相燕貴而主斷蘇代為齊使燕策有燕王

問之曰齊王亦何如主也對曰必不霸矣燕王曰何也對曰

昔桓公之霸也內事屬鮑叔外事屬管仲桓公被髮而御婦

言史國人
仲評林舉
一國政事
參屬於管
仲

人日遊於市。今齊王不信其大臣，於是燕王因益大信子之。
子之聞之，使人遺蘇代金百鎰，而聽其所使之。
蘇秦之在燕也，與其相子之為婚，而蘇代與子之交。山云：桓公事又見難一。燕茅呂氏春秋荀子為桓公事莊子家語。衛靈公事。
一曰：蘇代為秦使燕，讀十七字句見無益子之，則必不得事而還，貢賜讀貢秦又不出於是。見燕王乃譽齊王，燕王曰：齊王何若是之賢也？則將必王乎？蘇代曰：救亡不暇，安得王哉？燕王曰：何也？曰：其任所愛不均。燕王曰：其任何也？曰：昔者齊桓公愛管仲，置以為仲父，內事理焉，外事斷焉，舉國而歸之。故一匡天下，九合諸侯。今齊任所愛不均，是以知其亡也。燕王曰：今吾任子之，天下未之聞也。於是明日

張朝而聽子之之張設

潘壽熱策作鹿毛壽，燕也。家同徐注。一作謂燕王曰：王不如

以國讓子之人，所以謂堯賢者，以其讓天下於許由，許由必

不受也。則是堯有讓許由之名，而實不失天下也。今王以國

讓子之，子之必不受也。則是王有讓子之之名，而與堯同行

也。於是燕王因舉國而屬有子字之子之大重。增趙大

面行一曰：潘壽隱者，燕使人聘之。潘壽見燕王曰：臣恐子之

之如益也。王曰：何益哉？故問何所益哉對曰：古者禹死，將

傳天下於益，啓之人啓之因相與攻益而立啓。今王信愛子

之，將傳國子之太子之人，盡懷印璽，子之之人無一人在朝

廷者王不幸棄羣臣則子之亦益也王因收吏璽自三百石

葉石下有吏字注大事已上皆効之子之子之大重魏葉犀

記以石計祿始見于此

儀曰請令王讓先生以國王為堯舜矣先生弗受亦許由也

行因令王致萬家之邑於先生戰國詭譎之說不特潘壽也

夫人主之所以鏡照者諸侯之士徒也今諸侯之士徒皆私

門之黨也人主之所以自羽翼者嚴穴之士徒也今嚴穴之

士徒皆私門之舍人也是何也奪襦之資讀謂予奪之柄

猶去在子之也故吳章曰人主不佯憎愛人讀不假一佯愛

人不得復憎也佯憎人不得復愛也一曰燕王欲傳國於子

之也問之潘壽對曰禹愛益而任天下於益已而以啓人為

吏葉注以啓臣為益吏也及老而以啓為不足任天下故傳天下於益

而勢重盡在啓也已而啓與友黨攻益而奪之天下是禹名

傳天下於益而實令啓自取之也此禹之不及堯舜明矣今

王欲傳之子之而吏無非太子之人者也是名傳之而實令

太子自取之也燕王乃收璽自三百石葉有吏字以上皆効有下

字之子之遂重近評墨子之字

方吾子曰吾聞之古禮行不與同服者同車不與同族者共

家而況君人者乃借其權而外其勢乎原其作共

吳章謂韓宣王曰人主不可佯愛人讀佯猶一日不可復憎

不可以佯憎人一日不可復愛也故佯憎佯愛之徵見則諛

者因資而毀譽之雖有明主不能復收而況於以誠借人也

不可而
或云
石絕

也讀
為耶

趙王趨於圃中左右以免今本作與虎而較增并子章曰以

與觀之眈然環其眼增助匹見及集韻或作眈又匹限反載

轉其眼以作怒也王曰可惡哉虎目也左右曰平陽君之

目可惡過此增平陽君趙豹為見此未有害也見平陽君之

目如此者則必死矣其明日平陽君聞之使人殺言者而王

不誅也殺左右之進言者王不能

衛君山云衛世家立戴入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号對曰諸侯

辟疆賈誼新書審微周行人卻之曰諸侯不得與天子同号

開辟疆土者衛君乃自更曰諸侯燬而後內之仲尼聞之曰

遠哉禁偏虛名不以借人况實事乎原注名辟疆未必能

疆言辟禦疆梁名亦猶辟兵辟非耳一說讀曰關疆讀曰疆

侯曰辟疆行人之曰啓疆侯朝於周周行人問其名

更其名曰燬燬也然後受之故善守上下之分者

傳四原注凡樞木者一一攝其葉廖文英曰則勞而不徧左

右拊其本而葉徧樞矣原注動也臨淵而樞木鳥驚而魚恐

而下并子章云此三句此段上下不連善張網者引其綱若

一一攝萬目而後得則是勞而難引其綱而魚已囊矣故吏

者民之本綱者也故聖人治吏不治民治吏猶引綱

救火者令吏挈壺甕而走火則一人之用也操鞭箠指麾而

越使人見說林則制萬夫是以聖人不親細民明主不躬

小事造父齊當別提增造父蓋春秋末善御者韓子云造父為

言也秦人降妖虛飾假裝以為其祖先飛廉之子太史公列之秦紀恐謬譙周深不信西王母事而據韓子辭徐偃王當楚文王時去周穆王遠矣造父方釋時有子父乘車過者馬

驚而不行其子下車牽馬父子推車請造父助我推車造父

因收器原注農器也輟而寄載之援其子之乘山云子之當作子

車乃始檢轡持筵未之用也而馬轡宇惠云地經轡當作咸驚矣使造

父而不能御雖盡力勞身助之推車馬猶不肯行也王遵若曰

此二句更道真的確今使身佚且寄載有德於人者有術而御之也故

國者君之車也勢者君之馬也無術以御之身雖處勞無處

猶不免乱注術則國之轡策也有術以御之身雖處佚樂之地又

致帝王之功也黃道周曰明君任人則裕自

推鍛者所以平不夷也榜檠者所以矯不直也聖人之為法

也所以平不夷矯不直也淳齒之用齊也權閔王之筋李兌

之用趙也餓殺主父已見茲邪此二君者皆不能用其推鍛

榜檠故身歟為戮而為天下笑一曰入齊則獨聞淳齒而

聞齊王入趙則獨聞李兌而不聞趙王故曰人主者不操術

則威勢輕而臣擅名

一曰舊刊接上文宜移外儲左田嬰相齊人有說王者曰終

歲之計王不字讀以數日之間自聽之增言王亦宜以數

其計則無以知吏之姦邪得失也王曰善田嬰聞之聞說音
即遽請於王而聽其計王將聽之矣田嬰令官具押券押字
斗石參升之計恐繁訛數王自聽計計不勝聽罷食後復
坐不復暮食矣田嬰復謂曰羣臣所終歲日夜不敢偷怠之
事也王以一夕聽之則羣臣有為勸勉矣王曰諾俄而王已
睡矣吏盡掄引刀削其押券升石之計王自聽之乱乃始生
見齊

一曰武靈王使惠文王莅政李兌為相武靈王不以身躬親
殺生之柄身躬親故劫於李兌上曰刊此條接

傳五原注凡茲鄭子引輦上高梁梁橋而不能支茲鄭踞輦

而歌前者止後者趨言前行者趨而不進後來者趨而赴輦
乃上使茲鄭無術以致人則身雖絕力作致輦猶不
上也今身不至勞苦而輦以上者有術以致孫本此下之故
也陳深曰此

趙簡主出稅者吏請輕重簡主曰勿輕勿重重則利入於上

若輕則利歸於民吏無私利而正矣御覽無者字按吏無

薄疑謂趙簡主曰君之國中飽富也簡主欣然而喜曰何如

焉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山云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養斷養也桓公

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未及及說苑貴德作吾

備而未桓公歸以告管仲管仲曰畜積有腐棄之財則人饑

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山云漏有

此下脫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

而嫁日桓公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

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

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曰何以令之有妻管

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刊有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

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山云

作當曲禮婦人不出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年十五

而嫁則內無怨及外無曠人趙岐曰善使國男女無有

延陵卓子乘蒼龍桃文之乘原注言雕飾之增月令注馬

艾字誤按趙本挑作桃又考蒼龍桃文馬青質有赤文也爾雅注驂色如華而赤也又續博物志唐天寶中大宛進汗血

馬其六曰挑花此撥何鉤節在前原注使舊也錯錯在後原

注鐵鉤也以金飾之山云莊子前有極飾之患後有鞭策之威毛詩鉤膺脩革傳鉤膺獎纓也疏獎今馬大帶纓今馬鞅

也案趙鎮作鉤錯錯當讀為策脩務訓今有良馬不待冊鉤而行亦與策通汜論訓策鉤注鉤揣頭箴也列子釋文引

許慎注馬策端有利馬欲進則鉤節禁之欲退則錯錯貫之

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古恐當作世之治人亦

然矣夫賞所以勸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譽加焉民中

立而不知所由原注言賞則有毀罰此亦聖人之所為泣

也。一曰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之乘。

原曰注男有翟之文增乘車乘也毛詩翟

翟以朝傳翟翟車也夫入以翟羽飾車也此言翟飾之車駕蒼龍也前有錯飾山云宜作鉤飾前則有錯飾

後則利鋟筵。

舊刊作有利進則引之退則筵之馬前不得進

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

世楷本無之字

而泣終日不食因仰人而歎曰筵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

所以退之也利鋟在後今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

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

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子解詁卷之十四終

